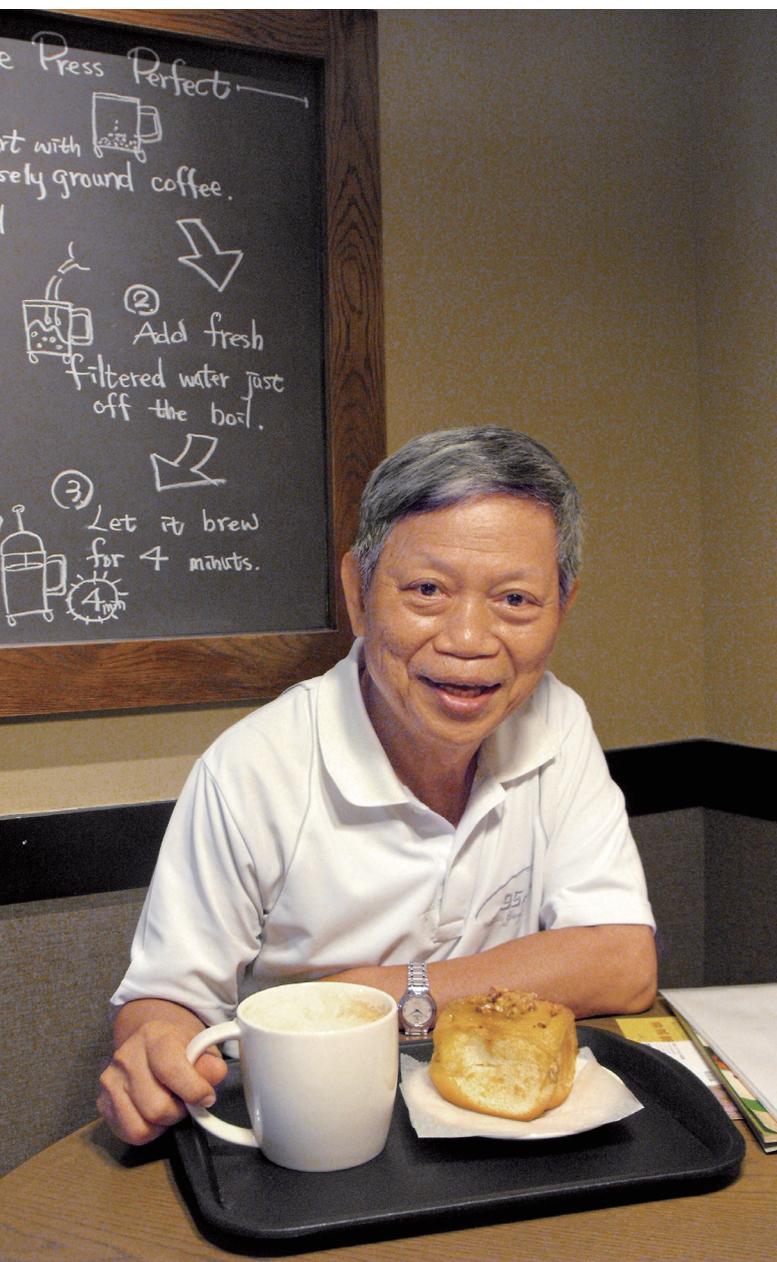


寫詩、寫歌，也寫一生志業的兒童文學家

林武憲 蹲下來，和孩子對話

文、圖／鄭認瀛

兒童文學家林武憲每天和孩子相處，對孩童有敏銳而深刻的觀察；他也同時透過大量而深厚的語文研究，用詩歌傳遞最動人的生命組曲……



➤ 童心未泯的林武憲。

1944年，臺中州線西堡（現在的彰化縣伸港鄉）誕生了一位「小仙人」林武憲，長大後，他為臺灣囡仔創作了許多童詩與純真夢想，連已故音樂大師黃友棣也愛上他的童詩《陽光》，因而親自譜曲，傳遞詩歌最原初的動人樣貌——陽光在窗上爬著／陽光在花上笑著／陽光在溪上流著／陽光在媽媽的眼裡亮著。

如一盞導引愛的道路底明燈。

愛看書的睡中仙

林武憲的父親原本是個在基隆三貂嶺工作的礦業公司職員，太平洋戰爭後期，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，疏散回到家鄉，開了一家兼賣文具、書籍、零食的雜貨店，也成為哺育林武憲文學養分的所在。

「店裡的書，像是《羅通掃北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武俠小說甚至是漫畫，我都不會錯過，看書，成了我的童年時期最佳娛樂。」

和另一位彰化籍文學家吳晟是彰中（初中部）同學的林武憲，在青春不羈的青少年時代，依然沒有放下手中的書本，每天還是看書看到圖書館關門，比較不同的是，漫畫與武俠小說被《人間世》、《自由中國》和柏楊、李敖的批判性著作取代了，觀察世事的眼光也因此更加多元。



➤ 以兒童文學創作為一生志業的林武憲。

初中畢業，吳晟升學普通高中（精誠中學），林武憲則去讀了三年制嘉義師範學校（音樂組），唱男低音（Bass），也會吹洞簫和橫笛，但仍繼續讀書，讀的是朱光潛的《文藝心理學》、讀房龍的《人類的故事》、讀羅素的《科學對社會的影響》，以及《如何使思想正確》等足以解放心靈、開啟邏輯思維的「好書」。

學成後，這位在師範學校自取「睡中仙」綽號的大男生，被分發至位於小山上的雲林古坑鄉樟湖國小任教，並以一首打油詩開啟他四分之一世紀的教書生涯——人入山裡住／心隨白雲浮／仙鄉何處是／貧道在樟湖。

1966年，「睡中仙」抽中三年的空軍通訊兵，很多人會因此而中斷原本的志業，這位愛讀書的「仙人」也以為會到「天涯海角」與「戰術管制雷達」廝守一段時日，沒想到卻留在紅塵公館臥龍街，接觸更多、讀更多、想更多。

服兵役期間，林武憲利用輪班空檔，去牯嶺街買二手書、去重慶南路買新書，開始接觸漢語和臺語的研究領域，還參考了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《實用閩南語會話》，並至逛書店結識的美國人甘乃元家中翻閱日本出版的漢語研究藏書，更請好友王震武幫忙借臺大圖書館臺語研究資料，過著充實的「軍旅」生活。

扎實的語文研究

他將研究心得發表在《中國語文》雜誌上，題目是「談語法和句型」，他認為，一句話合不合語法，與邏輯思維有關；他還發現，臺語語法比漢語還更自由，例如臺語可以說：「真少年」，把少年當形容詞，指涉年輕；但漢語卻只能固守少年的名詞本位。

有人說，臺語文已經死去，只剩讀音。林武憲很不服氣，舉「箸」為例，主張

臺語對照的文字，其實就是傳統的中國字；再以「蛙」說明，強調臺語發音的水「ㄍㄨㄟ」，就和「圭」、「鮭」一樣，才是正統的中原古音。

愛寫打油詩的「睡中仙」最後還以臺語朗誦了曾被指為不押韻的名詩，陳子昂的〈登幽州臺歌〉——前不見古人／後不見來者／念天地之悠悠／獨愴然而涕下。證明以臺語發音才能掌握傳統文學創作的技巧與用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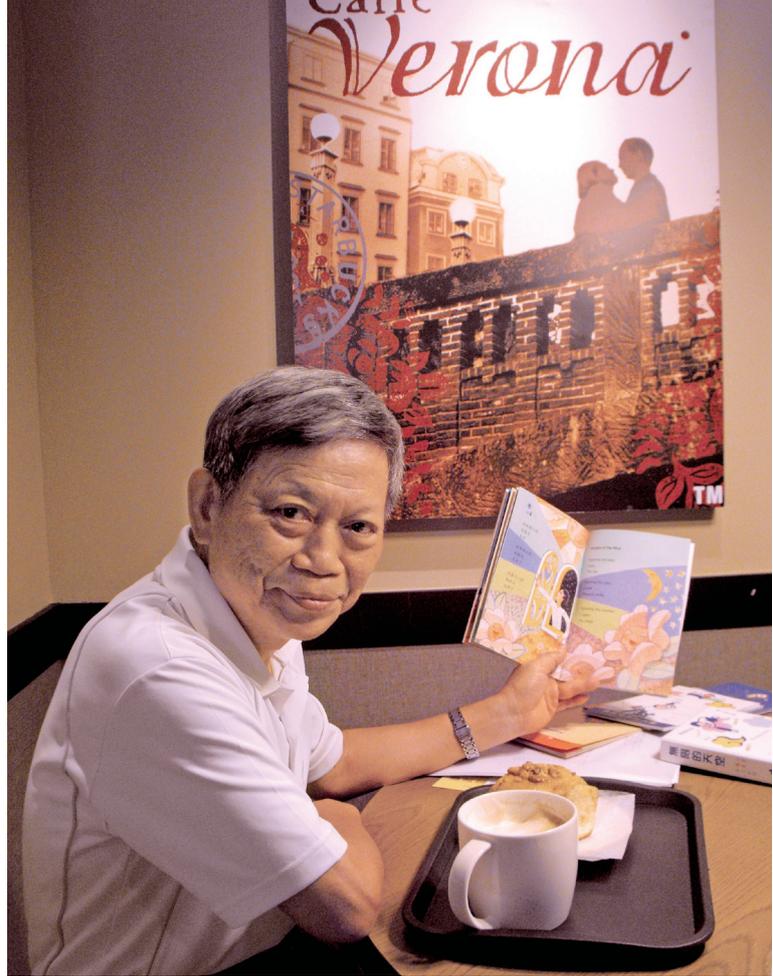
1970年初春，已經練就一身扎實語言研究基礎的退伍士兵林武憲，請調回母校彰化縣伸港國小重拾教鞭，直到1992年一月退休為止，都在這所鄰近彰化市與臺中市的小學春風化雨。

向文學大師請益

不過，林武憲始終是個好學不倦的「愛書者」，除了持續熱愛的「比較語言研究」之外，因為朝夕與兒童相處，引發他想要為孩子寫作的動機，因而在1971年，報名參加了板橋教師研習會開辦的「兒童讀物寫作研究班」，開啟這位青年教師精采的兒童文學道路。

回想當時參加研習的情形，林武憲就像是見到心中偶像的粉絲般興奮：「哇，來教課的都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級作家，包括林海音、林良、趙友培、琦君、潘人木等，每個人都有作品選入國中小教材，現在竟然就站在眼前，還親切地分享創作心得，真的是很難得的體驗。」

更棒的是，以《城南舊事》一書享譽文壇的林海音，竟然是林武憲這一小組的指導老師，也讓兩位滿是童稚之心的前後兩代作家有了更深的緣分。



➤ 林武憲手拿國內第一本中英對照的有聲詩畫集——《無限的天空》。

「4個星期的研習，主要是分小組上課，每個小組5、6人，由指導老師一一傳授寫作兒童讀物的技巧。」「林海音老師人很親切，指導得也很用心，結訓時還請大家聚餐，師生間的感情更加深厚。」「多年後，林海音要為琦君和潘人木返美餞行，還打電話給我，約我一起吃飯，師生情誼長久。」

不僅林海音，林武憲與《小太陽》、《爸爸的十六封信》的作者林良，也有著特別的緣分。「我喜歡林良的寫作風格——淺語、富聽覺性、純真，只要是他的文章或是新書，我都會收集、購買、閱讀，久之，我的書房裡就有了『林良專櫃』，有時候，林良找不到自己寫的文章或書，還會打電話給我，要我幫他找。」

這些兒童文學的先驅大師，每個人都 在林武憲的兒童文學創作道路上，留下不可抹滅的典範與影響，持續為他的寫作熱情添增薪材。

2001年，林海音去世，大師的女兒夏祖麗特別請林武憲寫了一篇紀念文章，題目就是以大師生前在課堂上強調的話語——「給孩子一個親切的世界」，用臺語的意思來說，即是「踞下來，和孩子對話」，然後，為孩子們寫詩、寫歌，也寫自己一生的理想志業。

無瑕的心裡有愛

對於這項志業，林武憲是以最謹慎、堅決的態度，以及最純真、無瑕的感受去投入。

他說：「兒童文學創作其實比一般文學寫作還要困難，關鍵點，在於要先了解孩子的需求是什麼、腦筋裡想的是什麼；要能掌握兒童心理發展的階段，揣摩其接受度，並用簡單的語言述說，才能完成一篇成功的作品。」

林武憲每天和小朋友相處，以細膩的觀察力，看著一棵棵小樹逐漸茁壯，自然能夠貼近童真的思維，從生命原初的角度注視世界。即使退休後，那已經慣習的童心仍在，推動他持續創作精彩的兒童詩歌。

他寫《心窗》——把眼睛打開，我看見天空／把耳朵打開，我聽見花笑了／把窗子打開，我的心也開了。寫《釣魚》——魚很快樂在水裡唱歌／在水裡捉迷藏／在水裡吹泡泡／把魚釣起來，釣魚的人很快樂／他不知道，水裡有魚的眼淚。

這些國語創作淺顯又富深意，精準又有音樂性，所以，許多大師級的作曲家喜歡為其配曲吟唱，除了黃友棣譜的《陽光》、《小仙人》外，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、音樂老頑童游昌發，以及加拿大作曲家Afred Fisher等人，都從這些純真的詩篇中尋得了創作的靈感。

此外，為了復興母語、爭取語文自由權，讓臺語文之美能夠重現在世人眼前，這位語言教育家還創作了大量的臺語童詩。「未來，國語加母語的雙語教育將成為時代潮流，為了豐富母語教學的素材，我覺得身負很重的創作使命。」

於是，他又寫了《月光光》——月光光，照菜園／照窗門，照眠床／月娘啊，眠真長／請你陪我到天光。再寫《天頂有日頭》——天頂有日頭／土腳有石頭／眠床有枕頭／桌頂有罐頭／灶腳有碗頭／田裡有菜頭／嘛有蔥頭及蒜頭／對頭到尾擺是頭。

70歲的語言教育家特別再以臺語大聲朗誦了《釣魚》這首作品，呈現臺語豐富的聲韻。「頭韻、中韻和尾韻，都很準確地達到押韻的要求，以國語來念，就做不到。」

唱出快樂的歌聲

這些純真的、文化教育的、反專制壓迫的、吟詠自然與生命的詩歌，當然也跨越各種界線、直指人心，因此，他的詩作被翻成英文，被加拿大作曲家Afred Fisher譜成曲，他也應邀去國外朗誦作品，例如《淘氣的風》，感動更多人、散播更多的兒童文學種子。

2014年6月13日，「林武憲詩歌音樂會」在彰化演藝廳演出，精選17位曾為林武憲兒童詩作譜過曲的大師作品，以最傳統的方式歌詠無瑕的童心、唱出快樂的歌聲，然後，引領徬徨過的靈魂，重新回到愛的道路。

在功利主義瀰漫的21世紀，林武憲仍持續地呼籲，希望更多作家能踞下來，為臺灣的孩子、也為自己的初衷寫作，因為，就像歐洲人始終相信的一件事——「沒有兒童文學的文化，就不會是真正的、可長可久的深厚文化。」